



成人組 短篇小說·第二名

森林終宴

◎ 范玉廷

通訊軟體上同學欄的小綠人頭突然亮了起來，學生時代的友人小豪傳了訊息，問我是否要參加下週的同學會。

早已斷了聯絡，對話間充滿著大量小心翼翼的試探與客套。抖落了更多，是細碎灰塵般的尷尬。我們僅有的互動僅剩下社群網站上偶見的互動，其他同學就更零落了。誰在哪裡作些什麼，我已經完全沒有概念，對於那些名字，除了一點點陌生的懷念，更多的是毫不在意的好奇。

回訊給小豪說那就參加吧，反正也沒事。小豪將我拉入了一個對話群組。一個個小方形的顯示圖片閃耀著。抱著孩子的，燙了波浪捲髮的，禿了頭的。陌生人陌生人陌生人陌生人全都對著我說：好久不見。

我其實不知道我為何要跟這群人見面，也不知道為何要答應參加。與其在觥籌交錯中敷衍，不如回家看片打手槍。但這群陌生人用熱絡的語氣包圍了我，讓我找不出拒絕的理由。於是就看著行事曆上標了紅圈的日期，青春痘

似的，一點點腫脹發紅，卻又擠不掉消不除。

※※※

離開同學也離開我生長的地方已經很久了。畢業當完兵之後，漂流了一段時間，在遠離老家的地方尋了個工作，便搬入公司附近的租屋。除了逢年過節，鮮少再回去老家。漸漸地，租屋與公司，比起益加模糊而遙遠的老家與學校，反而熟悉的多。

我租的地方是一個舊社區的小套房，雖處於市區繁華的地段，但外圍夜市的繁華跟我的租處無關，從大路拐幾條小巷，鑽進老舊的防火巷，許多舊式建築緊密地挨湊在一起，其中一棟就是租處。窄巷矮門小房間，人的距離似乎變得很近，但我卻很少與共租一層的鄰居攀談，僅僅只有擦肩之緣。表面上大家都互不相識相知，就像典型的都會男女。

表面上是這樣，可老屋牆壁薄，再加上房東把原本的三房一廳用夾板隔出四個套房，鄰居有什麼聲響，都能清晰聽見，就像是江戶時代的長屋一般，不用在井戶端，也能夠遙遙呼應。蜿蜒曲折的走廊上僅有一盞小黃燈泡亮著，隔著一面面的門，電視聲、音樂聲、談話聲、沖馬桶水聲鉅細靡遺，滴滴入耳。

平素不喜主動與人結交，對於鄰居，也提不起勁多認識一點。但夾板實在太薄，透過這些每天每天傳過來的細微聲響，多多少少也瞭解其他房客們大概的生活作息。

隔壁住著一位年輕女孩，年輕到我這三十幾歲的單身漢都不忍下手。每天早上我出門時，她的房間都寂然無聲，似乎還在睡覺。我下班回家時，她也還沒從學校回來。總要等到晚上六點多，隔壁房間才會傳來嘩啦嘩啦的水聲、轟隆轟隆吹風機運轉聲、乒乒乓乓抽屜開關的聲響。過了一晌，她換上她門前三排豔麗高跟鞋的其中一雙，咔咔敲兩下鞋跟，把木門砰地重重關上，咔達咔達，蹬著高跟鞋出去了，那清脆的鞋跟踩踏聲響，像獵人出門前，部落敲擊的戰鼓。一星期總有一兩次會這樣，碰到這樣的夜晚，識趣的話最好早早入睡，免得稍晚她回來後，隔壁傳來的聲響會讓人怨歎單身生活的悲涼。高跟鞋女孩除了一週一兩次的娛樂之外，其他時間倒也安安靜靜。

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透過我在房間的聲響來想我這個人的。偶爾這個念頭會在腦中盤旋，就像是房中悄悄出現的蚊子一樣，叮了一下就又迅速隱沒。但我總是呆呆地瞪著蚊子，不把牠趕走，也不對牠作些什麼，就這樣相安無事的繼續生活著。

※※※

從小我就是個有敏銳聽覺的人。老爸曾經說過，剛生我時，我們家租賃了一棟老公寓的邊間。有天他去屋頂修水塔，沒想到舊式公寓的頂樓大門只能從樓梯裡側開，一不留神，他就被鎖在頂樓。那時沒有手機，他只好趴在頂樓的欄杆往下面大喊我媽的名字，我姐的名字，我的名字，叫了好久好久。只有我聽到他的叫嚷，到頂樓幫他開門。

現在不管老爸喊多大聲，我也沒辦法打開天堂的頂樓門，去把他找回來了。不過聽覺倒還是沒有減退。每天回到公寓後，不管願不願意，總還是會聽到房客們各種生活聲響。說不上喜歡，但每次他們回去老家或是出差不在時，又覺得少了些什麼。

那天回家後，困乏極了，倒在床上良久，只能望著天花板發呆，沒力氣起身。黃昏的窄巷看不到天空，只能感覺暈黃的路燈一盞盞光亮飄上了小樓。舊社區的廚房們在益發陰暗的巷弄一齊散發出炒鑊香氣，油蔥蒜辣醬，隨風飄來：紅燒獅子頭、糖醋魚、滷肉、宮保雞丁，熟悉的氣息鑽進身體的每一個毛孔，召喚出以前在老家的那些味覺記憶。但那些從窗戶飄進來的氣味，感覺有些兒陌生，好像那些香氣裡的快樂，被我遠遠留在遠方，並沒有召喚過來。

在空白茫然地注視天花板時，鄰居的各種聲響間歇地鑽進耳朵裡。轟隆轟隆轟隆，是吹風機的聲音。高跟鞋女孩在吹頭髮，她每次總要花上半個小時。咕嚕咕嚕，是洗衣機運轉的聲音。連燈都沒有開的房間已經全黑，只有桌上的螢幕幽幽地發出白光。等下高跟鞋女孩就要咻達咻達地敲響高跟鞋去狩獵了。

這些聲響，是我熟悉的，是這些臉孔熟悉的鄰居們發出的。這麼想著，似乎又有力氣可以坐起身子，去進食、盥洗、睡眠。然後再來迎接下一個重複日子的來臨。

※※※

雖然不怎麼喜歡主動結交，但可能是頻率相近，我總會吸引到一些慵懶步調的朋友，可能好幾年都沒有消息，也有可能突然打電話過來，就在我的租處窩個一星期。漢森就是這樣慵懶的朋友。他在退伍後離家出國，失意去印度的道場禪修，一去就是三年。回來後雖然每日瑜伽觀想，葷酒卻毫不忌口，接些設計案子，輪流睡過一家又一家的青春肉體。偶爾他會來找我，喝一晚上的酒，把旅途中的那些奇遇當作下酒菜，一說就是一整晚。前幾年聽說他跟著某個自然保育團體到日本去了，我從沒證實，他也再沒有聯絡。

一個複寫般的下班日黃昏，我在公司樓下突然看到揹著雙肩背包的漢森一臉泰然地等著我。黝黑精壯的他用白巾綁頭，穿著迷彩背心和工作褲，如同獵人般盯著人群。雖然感覺歷經長途旅行，鬍鬚雜生。但他炯炯有神的眼睛搜尋到我後，仍然步履堅定地朝著我走來。我用拳頭搥了搥他的肩膀，他挑了挑濃眉，咧嘴露出小而潔白的虎牙，笑了笑。兩人就算是問候過了。

我帶漢森回到我的租處，兩人就著炸物與關東煮吃喝，漢森打開了一瓶從日本帶回的燒酌。他饒富興味地四處張望我的房間，今晚剛好是高跟鞋女孩的狩獵日，隔壁傳來刻意壓低的喘氣與呻吟。漢森側頭聽一會，回過頭來對我說：

「牆壁這麼薄。隔壁每次這樣假裝高潮你會不會覺得很困擾？」

「假不假裝我是不知道」我嚥下口中的豆皮福袋：「但隔壁女孩一星期也不過幾次而已。反正也不算是太吵嘛，年輕人玩玩有什麼關係。」

「我都忘了你一直都很能忍耐」漢森七手八腳地扭開我的小收音機：「大學時宿舍旁施工吵吵鬧鬧了半年，你還可以在我上鋪睡到打呼，這種聲音你應該也不怎麼在乎。我可是沒辦法容忍這種半吊子。簡直是酷刑。」我聳聳肩，繼續啃我的雞排。

收音機傳來法蘭克辛納屈的 *You And The Night And The Music*。渾厚又磁性的男聲毫不在意地搖擺著，但鼓聲、琴聲與薩克斯風卻恰到好處地跟上，毫不吃力地配合著法蘭克辛納屈的即興。暫時我們什麼也沒說，就這樣靜靜聽著。天孫降臨的甘薯香氣在口中溫和地擴散開來，留下寬廣的餘味，與這首歌意外契合。我看了看漢森，他脫下了白巾，理著短短的野狼系平頭，眼神雖然有些疲憊，但還是熟悉的那個漢森。

「這幾年你到底在哪邊鬼混？」我隨意地開口：「聽說你去了日本。」

「是日本啊。」漢森安靜地笑了：「總不能跟你說我從阿爾巴尼亞搞到這兩瓶酒吧。一下飛機就從機場搭車過來，連家都還沒回，就想著跟你喝一杯。」

「又不是明天就世界末日，幹嘛就這麼急急火火趕來。」我呷了口酒：「要喝酒有的是機會吧。」

「搞不好沒有了。」漢森幫我斟滿酒：「馬雅人不是說 2012 就要世界末日嗎？」

「你信這個？你的印度導師要是知道，會氣得把你丟上釘床了吧。」

「他這麼慈祥，不會作這種事情的啦。每次就算我再怎麼亂搞，他也會找到我，拯救我。」漢森笑了：「我也不是真信。只是，在日本那時，總覺得再也沒有機會跟你

喝酒了。所以回來後就先來找你。」

「幹嘛啊，我人在這裡，又不會跑掉。」我瞪了他一眼：「還是，自然保育團體逼你簽下戒酒令，說你不戒酒就不放你回來？」

「怎麼可能。保育團體充其量只是要我煙少抽一點，別讓煙蒂污染環境而已。」漢森說：「是別的事情。我有跟你說過我這趟是去日本做什麼嗎？」

我有跟你說過我這趟是去日本做什麼嗎？哈哈，也對，連要出國都沒告訴你了，怎麼還會告訴你要去做什麼。我從印度回來後，這幾年在臺灣待得其實挺不錯的。案子雖然不多，但餬口還是可以的，客戶們覺得我帶點印度傳統繪畫的設計很異國，很有趣，所以有些案子就指名找我接，酬勞也算過得去。

偶爾會覺得有種恍恍惚惚的寒冷感覺，再怎麼冥坐觀想，那種冰冷的感覺還是在。這時候就會去找人睡一晚。一個晚上就好，那個晚上的熱量能夠讓我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讓我繼續在這個城市，不去思考什麼的生活下去。

很愜意的生活，對吧。我本來也這樣覺得。但是有天清晨我在一個體育老師的床上醒過來，卻有種恐怖的感覺。其實說起來很蠢，我只是看到他房間的洗衣籃裡面，清一色都是同一牌，同一款、同一色的運動外套、運動衫、運

動褲、運動襪而已。我們大學體育系的不都那樣嗎？每天都穿著運動服，去參加一整天的體育課。那個老師只是誇張了一點罷了。其實根本就不需要反應過度。

那天我看著衣物籃裡大量的同款衣服，卻覺得喘不過氣來。平常我至少都會跟床伴道聲再見才回去的，也許還一起吃頓早餐，我覺得這是起碼的禮貌。那天失了魂似的，穿上衣物鞋子，不吱聲地離開。沒辦法在那邊待太久，總覺得快要窒息。我當然知道這樣實在是很蠢，但沒辦法，那天早上我就是這麼莫名其妙。

體育老師住在舊社區的公寓裡，拐幾個彎，附近就是植物園。那時雖然是清晨，但夏天的陽光總是很早就熱起來，到處都是金光燦燦，計程車啦公車啦早就在街頭行駛營生了。看著這些景象，我覺得身上還帶著一夜情氣味的我好格格不入。我六神無主地隨意漫步，晃著晃著就晃到了植物園。植物園裡也沒有多安靜，一些老人早就在裡面散步作早操了。我淨挑些少人的路子茫茫然走著，也不知道是要走去哪裡。

一回過神來，我發現我好像已經走到植物園最深處的地方了。地上鋪著木製的棧道，兩旁都是很高的樹木。陽光從枝椏間透下來，在地上篩下一個個光斑。原本是很漂亮的景色，但我那時只注意到這些樹全都整齊劃一地往同一方向生長，展開一樣的枝條，發出一樣形制的樹葉。這些

樹一定也是開一樣的花，結一樣的果，落一樣的葉吧。

那時候我才發現，我真正沒有辦法忍受的是每天千篇一律，沒有靈魂的人生。剛剛我在等你時，看著你公司樓下那些人群。那些人全穿著鮮艷卻沒個性的相似衣服，雖然五官不同，但眼神都是差不多的。他們低著頭，玩弄自己掌中的手機，在微微放大失焦的瞳孔裡面，卻什麼都沒有。你瞭解我的意思嗎？就像是一朵朵追逐太陽的向日葵，太陽轉到哪，向日葵就將臉朝向哪。只是這些豔麗的花朵將太陽鑲在自己的手掌，好讓自己隨時都能夠吸收蒼白的方形太陽所散發出來的光亮。除了掌中太陽，他們沒有別的期望、別的變化，別的可能。就像是我在植物園看到的那些樹木，活著，可是又不像是真正地活著。

但我自己又跟他們有什麼不同呢？表面上我好像生活得很自由放蕩。其實還不是一個月固定接幾個 case，每天冥想，偶爾睡幾個看對眼的男人。如果紀錄我的每天行程，一樣是日日如今日，年年復年年。想著，突然覺得自己很可悲，我打電話給我的印度導師，道場卻告訴我，我的導師在我回國不久後就坐化了。我緊握著話筒，腦子一片空白，一時之間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後來我就結束了所有案子，跟著工作上認識的自然保育組織，一起到日本去了。為什麼是日本我其實也不知道，只覺得只要能夠離開這裡，哪邊都好。那個自然保育組織

是國際性的，臺灣跟日本都有分會。我以協作約聘的方式入團，執行一個為期數年的臺日合作計畫。臺灣的團員來來去去，只有我從開始待到了最後。每天作的事情其實跟在臺灣沒什麼兩樣。一樣是接下案子，設計出成品，再交給客戶。不太一樣的是這個保育組織要求合作的所有成員都要有生態的相關知識經驗，所以除了案子之外，我還要多上一些跟保育有關的課，跟著他們跑田野，他們說這樣才能夠做出更契合他們理念的東西。

前一兩年就在忙碌中過去，等到計畫開始上軌道，空閒的時間多了，我又開始有種重複著每一日的機械感。正好這時協會的藪野先生說他跟幾個同仁要去青木原淨林，問我要不要去。我沒想太多就答應了，怕自己又陷入在臺灣那種循環。

青木原樹海在日本其實很有名，但我當時並不知道。藪野先生開著車載著我們進入富士山區，在西湖附近的民宿暫時歇腳。抵達民宿時是下午三點，其實挺早的。但藪野先生卻宣佈今天就在民宿好好休息，明天再去淨林。我問藪野先生為什麼不今天就開始，他有點訝異地看著我，問我知不知道青木原是什麼地方。我搖搖頭，他才說，青木原是日本有名的自殺勝地，許多人都選擇在青木原結束他們的餘生。

第二天我才真正瞭解藪野先生的話語背後的沈重，以

及為何我們要千里迢迢地來淨林。青木原樹海非常美麗，園區森林樹木翠綠挺拔，生意勃勃。金黃色的晨光灑落下來，讓變色的銀杏葉片更加金黃；老楓的紅葉火紅一片。觀光團們欣賞著風景，一邊讚嘆一邊向前走去，我們則是一身淨林裝備，轉向另一條較少人行走的步道。最初的人口標明青木原樹海的立牌上，被人用力地寫著「生きる！」，那是日文的活下去的意思。我當時只覺得日本人真是熱血呀，鼓勵人們不遺餘力。

才走幾分鐘，景象已經完全不同。入口的林道，十幾尊石燈籠肅穆地排列著。這些石燈籠已經在這兒許久，有些還生了青苔，古意盎然。再往前進，茂林遮住了陽光，藤蔓枝條垂下來，地上盤根錯節，讓每個地方看起來都非常相似。我們在藪野先生的帶領下，走向小徑，轉入密林深處，一行人踩著落葉與細枝，發出啪搭啪搭的聲音。一路進來看到許多大大小小的告示牌，上面寫著「想想你的父母家人與小孩，事情還可以解決，不要把寶貴的生命葬送在此」。還設有自殺防治的聯絡箱。再往前，措辭就更激烈了。一個手寫的告示牌寫著「前方就是地獄，快回頭！」

雖然外面的天氣很好，陽光燦爛，但蔽天的古木群遮住了陽光，頭頂只隱隱約約透出綠色的朦朧光線。藪野先生提醒我們注意腳下的坑洞，他說這片森林是日本唯一生

長在熔岩上的原生林，所以有很多火山噴發時造成的熔岩棚，以及熔岩樹型井。這些棚洞與樹型井到處可見，有些洞穴既深邃又低溫，一時不察很容易失足。但更令我寒冷的是，離開步道後，踩在凹凸不平的樹根落葉上前進，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棄置物，無表情地躺在地上。

我們臺灣人很常在觀光景點亂丟垃圾，或隨意刻字，原本以為我們要清理的也不過就是瓶瓶罐罐而已。但看著這些垃圾，我頭皮一陣發麻，才瞭解藪野先生說這裡是自殺勝地，果真不假。這些被遺棄的物品，有些是啤酒罐、玻璃瓶，空煙盒，這種觀光區常見的垃圾。但更多的是鞋子，錢包、眼鏡、手冊、衣物、安眠藥罐。這些棄置物有種一種絕望的感覺，好像他們的主人本來就沒有打算將他們帶走，所以就隨意地丟在這裡。除了我以外，其他同事們都若無其事地將這些無主棄物確實分類，放進垃圾袋裡。也許他們早就已經司空見慣了吧。

藪野先生看我臉色蒼白，湊過來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說很快就會習慣了。這還不是最糟的，他說。這裡一年都會發現近百具屍體，前一次來淨林時，他們就協助警方，發現了失蹤月餘的某個中年男子在樹上腐朽的遺骸。聽他這麼說，我抬頭一看，這才發現這一帶較粗而低矮的黝黑樹幹，都掛著打結套圈的麻繩。難道一個圈索裡面，就是一個在這裡消失的生命嗎？

你一定沒有辦法想像，在那片靜謐的森林裡面，光只是看到那些垃圾而已，就帶給人無比的壓力。我跟著同事們一路撿拾垃圾。看著被丟棄的家族合照、手織的圍巾、紅色高跟鞋、刻著字的戒指跟御守纏繞在一起。這些人是懷著什麼樣的心情遺棄這些呢？藪野先生說進入青木原的人，有很多其實並沒有找到，從此就列為失蹤人口，神隱在這片林海中。我們把這些遺物裝進垃圾袋中，但明年來時，這座森林中仍然滿佈著各種失去主人的遺棄物。我盡可能什麼都不想，只是配合同仁們，將垃圾分類清運，讓森林回歸原來的自然面貌。

中午短暫休息過後，藪野先生帶我們走上另一條山路，山石崎嶇，高低不平，著實費了好些功夫才抵達預定地點。雖然比較難到達，但這裡的垃圾卻比上午清運的地方還多。想想也是，要自殺的人應該都會選擇難找的地方自盡吧。可能因為習慣了，我不再像上午時感到不安，只專注於清運工作中。

長時間的勞動讓人流了一身汗，好像也不覺得這麼冷了。我擦了擦汗，回頭看著藪野先生與同事們辛勤地在附近工作。遠處的森林傳來尖銳的鳥叫，一陣薄霧吹來，森林裡迷茫朦朧。突然，我聽見藪野先生在遠處焦急地喊著，模糊的身影揮著手。我想要走去跟他們會合，但其他同事竟迅速丟下背包，拔腿逃跑，一邊跑一邊還慌張地尖叫，

我還來不及追，就已經不見人影。薄霧很快散去，同事們的清掃工具與半滿的垃圾袋，就像旁邊那些還沒分類的棄置物一樣隨意棄置著。我楞在當場，不知如何是好。

鳥叫聲已經聽不到了，只剩下一片寂靜，我可以聽到心跳撲通撲通地跳著，覺得全身都失去了力氣。雖然我不斷告訴自己，藪野先生一定會發現我的脫隊，跟其他同事回頭來找我。但看著地上腐爛的皮包、骯髒的帽子、半滿的垃圾袋，還是覺得一陣暈眩。獨自一人的時候，才真正感受這森林屬於自然的威嚴與魄力。我不敢離開，怕藪野先生他們回頭找不到我。但又有種強烈的違和感告訴我，絕不能在這裡多待。

這時，從背後突然傳來細微的聲音，我猛然轉頭，瞪著聲音來源的方向，聲音似乎越來越大聲，隱隱聽到鈺鼓的怦怦拍擊聲，還雜著成串鈴鐺搖響的清脆撞擊聲。似乎是祭典的樂音。我稍微放心，想著既然有祭典，也許就可以找到人結伴離開樹海了。

鼓聲跟鈴鐺聲越來越近，我在原地等著，突然想起，從早上進入樹海到現在，我們起碼走了三四個小時。在這種深山的森林中，怎麼可能會有會有人舉行祭典？

而且，除了鼓聲跟鈴鐺聲外，我並沒有聽見祭典會聽見，抬神輿的吆喝聲，甚至，連腳步聲也沒有聽見。

聲音越來越大，似乎很快就會到達這裡，金屬的鈺鼓

聲越來越急促，鈴鐺嘩啦嘩啦地響著，像是來到了祭典的高潮。我慢慢地後退，一步，兩步，然後轉身不顧一切地朝藪野先生他們消失的方向奔馳，不敢轉頭看擊鼓搖鈴的，究竟是什麼。

跑了一陣，我就開始後悔，因為慌張不辨方向，林中的小徑又一式一樣，根本就不記得現在在什麼地方。我停下腳步，鼓聲跟鈴鐺聲已經聽不到了，現在森林裡面，只聽得到我自己濃濁的呼吸聲。天色迅速地暗下來，樹海裡面沒有黃昏，太陽尚未下山，林間早已一片漆黑。漆黑中只有我，只有我一個人，如同被主人棄置的那些垃圾一樣，在森林某個不為人知的所在等待著腐朽。

我跌坐下來，環顧著四周。藪野先生說樹海富含鐵礦，在這裡指南針完全沒用，也不可能用手機聯絡。濃密的黑暗包圍著我，吞噬著我。意外地是我竟然不太害怕，只是有種空白的茫然感。那天早上，在植物園的森林中那種惶然無主的感覺，又再一次佔據了我的內心。不管怎麼逃，我還是一棵樹，森林中無數樹木中的一株。在生長的過程中，慢慢停止掙扎，不再思考，最後就這樣沉默了。就算再怎麼呼喊，緊鄰的這些樹木，都還是死死地寂靜著。那麼我為何要喊，為何要叫，為何要掙扎？

黑暗越來越深了，像是凝固成了某種固體。但我已經不想再理會了。我緊抱著膝蓋，把頭埋在雙腿之間，什麼

也不想看，什麼也不想聽。

※※※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的時候，漢森已經離開了。我收拾好垃圾，看到行事曆上今日畫著個紅圈。想了一下，才記起是約好的同學會之日。小豪在約好時間後，就再也沒有聯絡。他的小綠人在通訊軟體綠綠灰灰上線下線，但我始終沒去在意。

我騎著我的老機車小鐵，前往公司。公司在盆地最高的那棟大樓附近，我每次只要朝摩天大廈的方向騎，就永遠不會迷路。大樓夜晚會隨著星期不同而變換不同的光線，但白天就只是一片閃亮的強化玻璃窗。最近他們在樓面貼上了一株巨大的樹木圖像。大概有 70 層樓這麼高。綠色的樹冠只能看到一半，另一半隱沒在高空的雲霧中。巨樹依憑著摩天大廈，睥睨著底下渺小的人群。雖然那只是一張巨大的雷射輸出的影像，行人們偶然抬頭，仍然凝望好久好久，就像是膜拜什麼神祇一樣。

雖然就我看來，那不過就是一張扁平的，沒有根的可憐假樹罷了。但反正摩天大廈要作些什麼，我也管不著。我能做的只有鑽進公司，打卡上班，開始植物般的每一天。

下班後，我照著查好的地圖，一路騎去約定的地點。

這家店充滿著日式風情。走廊是木頭地板，包廂以榻榻米鋪地，隔絕房間的是紙拉門，從走廊可以透過紙門看到包廂內影影綽綽的影子。我跟同學們在長桌下坐定，服務生靜悄悄地遞上熱毛巾。

生魚片船上來了。一片片切得薄薄的魚肉，擺放在乘滿冰塊的魚形容器上，遠看竟然有點像是魚鱗豎立的大魚。坐在旁邊的嘉志撕開筷子，一口氣挾了三四片生魚片，沾滿醬油就塞進嘴巴裡，囫圇吞下，又將筷子伸向生魚片船。他胖了不少，以前的班花美娟也胖了，她懷中的孩子開始銳聲哭鬧。

炸得酥脆的天婦羅，冒著熱氣陸續擺上長桌。不遠的小豪興高采烈地講他買了哪些保險，同學們聚精會神地聽著。嘉志持著筷子對天婦羅猛攻，不顧嘴裡塞滿了東西。美娟懷裡的小孩哭累睡著了。她拿出智慧型手機，擺放在桌上，左手抱著孩子，右手忙碌地刷著，劃著，瞳孔映照著手機發出的茫茫白光。

看著這幅景象，我放下了筷子。總覺得得去外面透口氣才行。拉開了紙門，往廁所走去。廁所一貫的和風，似乎還播放著日本的傳統祭典樂。我洗了手，從木板走廊返回。卻發覺那並不是廁所的廣播音樂。本來細微的聲響，逐漸地變大。那是鈺鼓與鈴鐺的聲音，而聲音的來源，就是我剛才離開的房間。

金屬的鈴鐺碰撞聲與尖銳的鼓聲，從同學會的包廂傳來。叮鈴叮鈴，篤篤篤篤，不知名的誰，正環繞著包廂，敲擊著、搖晃著樂器，尖銳地發出樂音。我鼓起勇氣走近，陰暗的走廊可以清晰見到紙拉門後同學的剪影。

奇怪的是，同學們的影子僵硬地映照在拉門上，再沒有任何動作，有人正要起身，有人舉起手，他們就維持著姿勢，靜止了，像一棵棵奇形怪狀的樹木。側耳傾聽，除了行走環繞著包廂的鈺鼓與鈴鐺之外，什麼，聲音都沒有。

我慢慢地後退，一步，兩步，然後轉身不顧一切地往門口狂奔，不敢轉頭看擊鼓搖鈴的究竟是什麼。我騎上機車小鐵，發瘋也似地，逃回我的租處。好不容易將車停下來時，才覺得整個身體都在顫抖。

租屋一片死寂，高跟鞋女孩也許是睡了，也許根本就還沒回來。我沒脫衣服，就這樣倒在床上，用棉被把自己蓋起來，暫時什麼都不想聽，什麼都不想看到。

不知道過了多久，身體的顫抖才慢慢停止。我坐起身來，深深地吐了一口氣。這才聽到走廊的聲音。嗚嗚咽咽，那是高跟鞋女孩在走廊哭泣的聲音。她站在她房間門口，壓抑地啜泣著，良久良久。沒有聽到高跟鞋的聲音，也沒有其他男伴的聲音，她就這樣孤獨的，哭泣著。

我坐在床上，側耳傾聽她的哭泣。像是整個世紀那麼久，我聽到對面的門吱呀一聲打開了。平常聽熟的另一個

鄰居的腳步聲，叭達叭達走近啜泣聲，他輕輕地說了幾句話，女孩吸吸鼻子，一樣輕輕地回了幾句。鄰居與女孩的說話還有嘆息都輕輕的，我聽不清楚。過了一晌，腳步聲又響了起來，除了叭達叭達之外，還有清脆的味達味達聲響。兩種腳步聲，去的是同一個方向。對面的門悄悄地關上。

那天晚上我作了一個夢。夢到在黑暗深邃的隧道中，有人不斷喊著我的名字。我循著聲音，一步步走著，走著，最後看到了洞窟盡頭那一片璀璨的日光。醒來之後，我想起了漢森故事的終章。

我什麼也不想看，什麼也不想聽。身體無可抑制地不斷顫抖。正在此時，我突然又聽到了什麼聲音。嗚嗚咽咽，悠悠渺渺，那是誰在哭泣的聲音嗎？但卻又這麼柔和。我抬起來，看到一個虛無僧裝扮的男人，面對著我，吹著尺八。嗚咽的聲音原來是尺八發出。不可思議地，我的心平靜了下來，甚至覺得有點懷念。我站起身來，往戴著竹籠的男人走去。男人轉身，用輕巧的步伐，吹著尺八，領先於我走在不遠的小徑。我亦步亦趨地跟著僧人走著，覺得他的背影很像是我認識的熟人，但卻一直想不起來。

我不知道走了多久多遠，只記得聽著既淡漠又哀戚的尺八，就覺得恐懼被一絲絲的抽去，漸漸又有了求生的意志。虛無僧在每個岔路都稍停一下，等我跌跌撞撞地跟上，

就又再度往前行走，一派平和優雅，就像是風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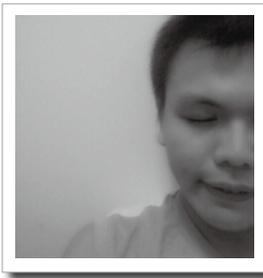
等我意識到的時候，尺八的笛聲已經停了。虛無僧背對著我，不再往前。我走向前去，越接近就越明白，那背影是我已經坐化圓寂的印度導師。我狂奔著向前，喊著老師的名字。老師的身影一閃而逝，我跌到了金黃色的陽光中。在陽光中，看到藪野先生與同事們拚命地喊著我的名字，要我醒過來。下午的陽光熾熱地照著，帶給我無比溫暖。

我在陽光中醒來，無聲的室內只有陽光溫暖而熾熱地照射著。豐沛的能量，幾十億年如一日。我起身，腦中還殘留昨夜的模糊疼痛。但我知道，縱使在虛無的森林中迷失了方向，也不會讓人就地成為一株樹木。我坐在床上，不理任何事情，只是無比專注地張開耳朵，諦聽著，在宴之終端後，有誰仍在林中吹奏著笛子，持續著吹著，只有願意的人才聽得到的，淡漠卻又充滿生之禪機的尺八笛聲。



〈森林終宴〉得獎感言

好幾年前H租賃了一間繁華夜市深處的雅房，他總抱怨著薄壁板喧囂的鄰居動靜。不知是虛構還是真實，他的室友鄰居們，總泛著一種異樣的光澤。八塊肌的數學所多情種子，擁有一排紅高跟鞋的上班淑女。異人館內的異人早已隨著記憶失焦模糊，但我仍然記得，他的租屋處廁所有扇半圓形的透明天窗，華燈深夜，本應喧鬧的夜市街景，在高處看起來卻靜謐，寂寞，並且優雅。好像是耳語著，所有的荒謬的境遇場所，似乎也可能有祝福加護。



范玉廷

強迫症般推敲字裡行間眉稍眼裡的幽微聲情，卻對時間的弦外之音遲鈍莫名。對失去自由總選擇逃遁大吉，卻對有趣事物毫無抵抗能力。珍惜所有擦肩拂袖的緣份，卻總是輕易放脫親密的關係。如他者般焦慮而快樂地活著。